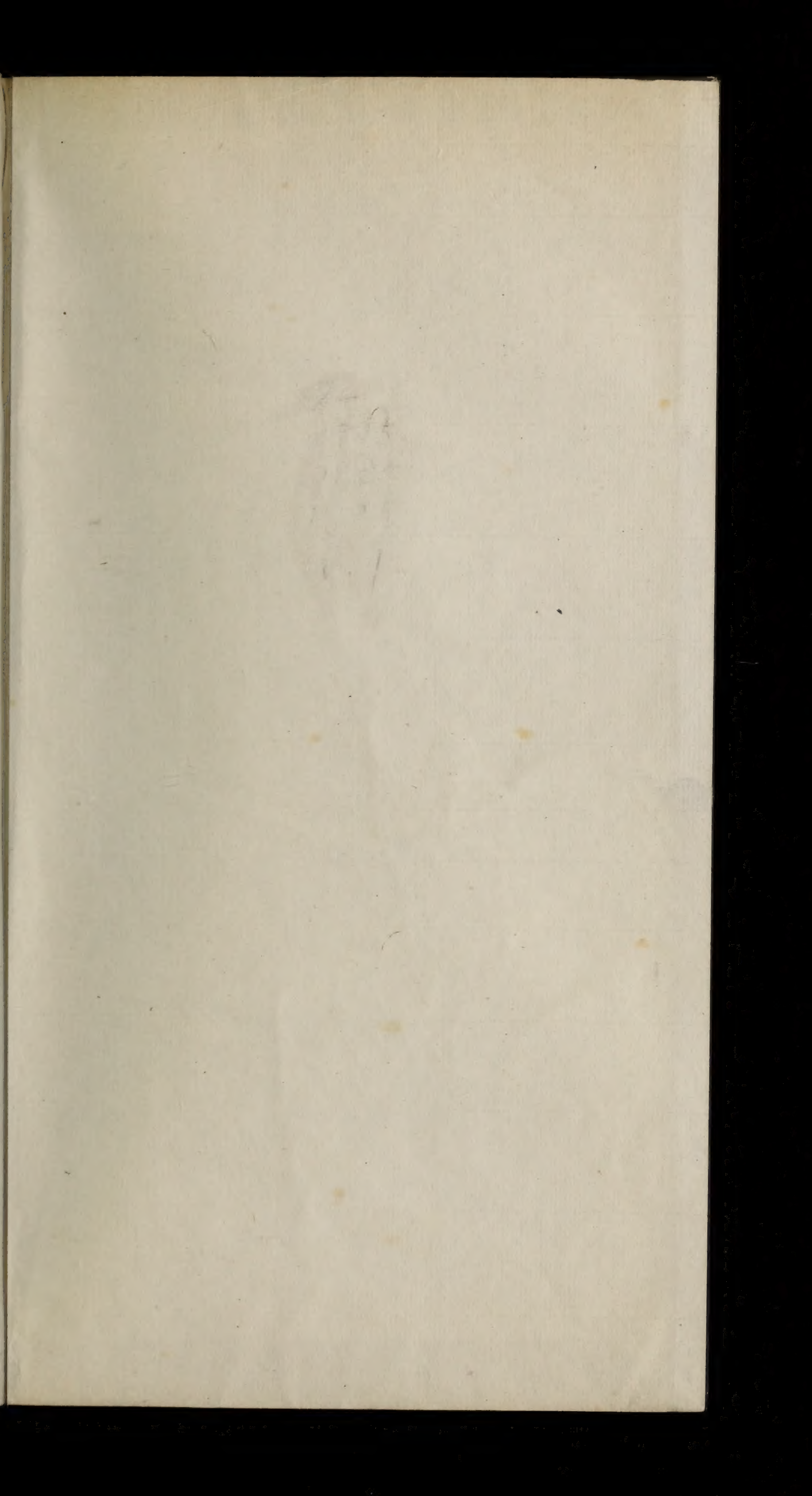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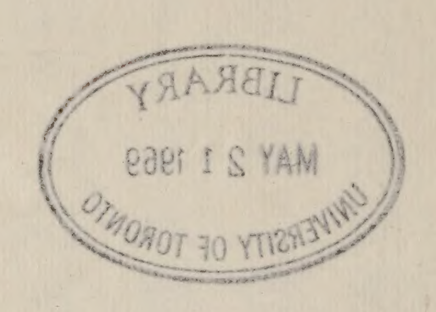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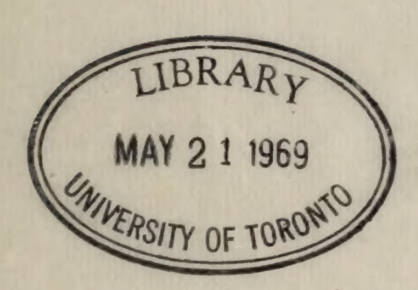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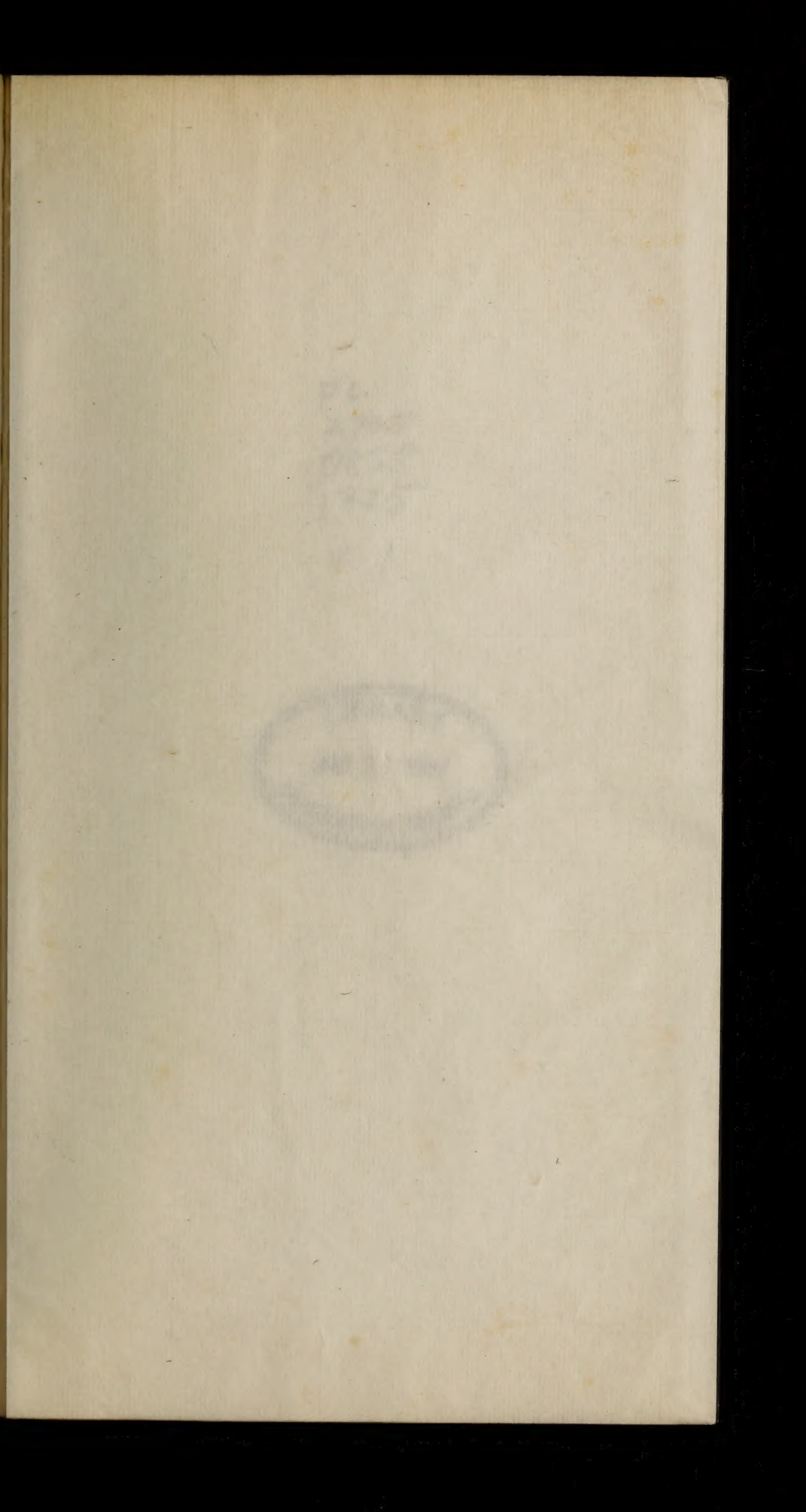







LIBRARY
MAY 2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書影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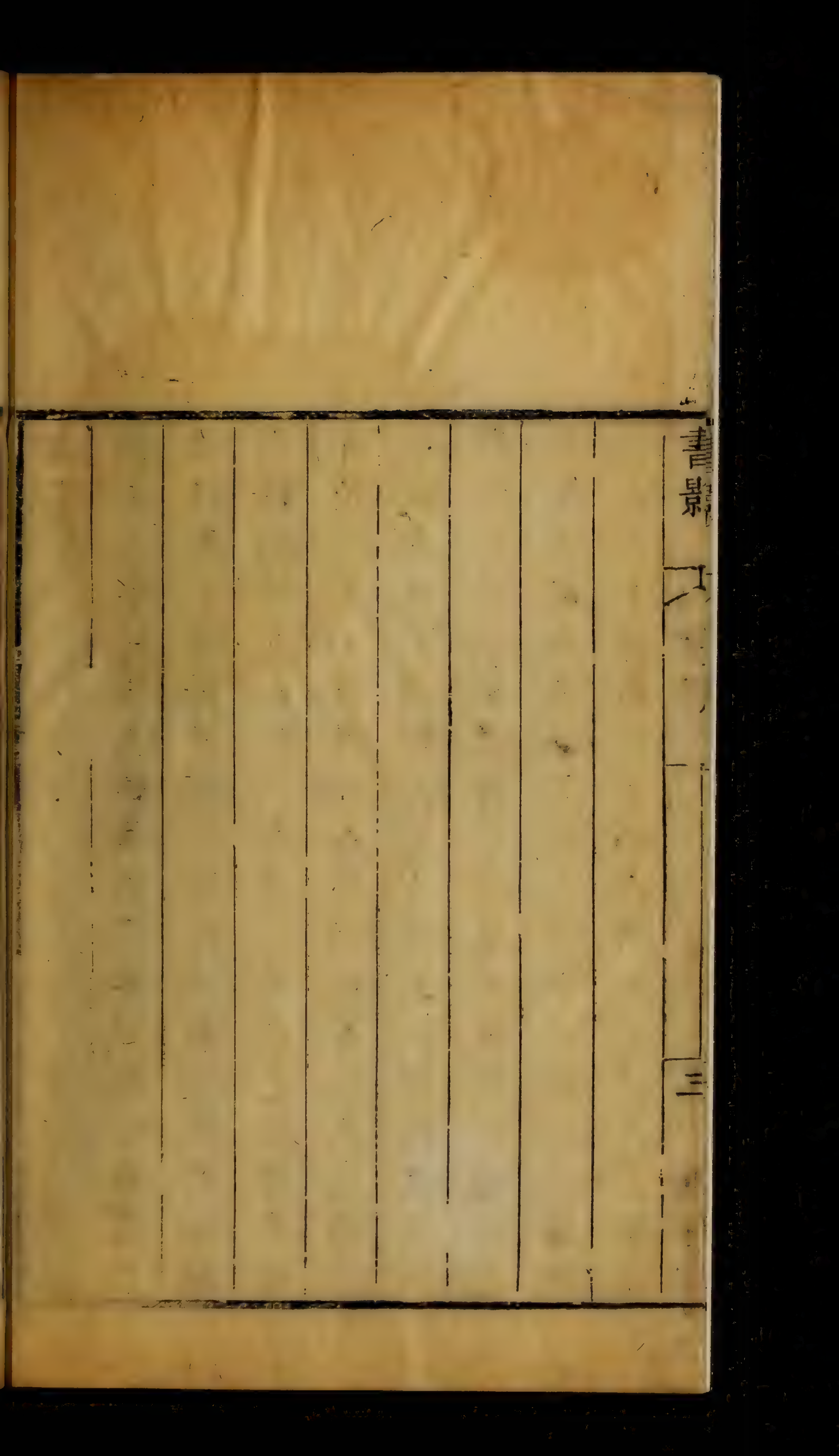
史稱劉穆之決斷如流目覽手裁耳聽口答五官並用靡不贍舉予初心疑之以爲世安有若人徒虛語耳及從櫟園先生游始信人之才分相越眞非意量所及媿予猶榆枋之見也先生言語妙天下文章風雅冠絕當時學者尊之若泰山歸之若百川之赴海予束髮受書時已讀先生之文震先生之名不啻蘇軾兒時之于韓范富歐陽也徒以不獲游其門爲恨今來金陵

始得執贄相與素心晨夕而益歎先生之不可及也江南機務旁午文書紛紛几案日盈數尺强半米鹽淩雜人格格不能通者先生觸目洞中機要剖决若神風行電掣倐忽立盡四方郵問日至殊苦酬贈先生應時裁答靡有倦容或索詩及古文辭揮豪輒就文不加點而辭采爛然朝夕一編手批口哦窮年矻矻唯以著述爲事嗚呼偉矣今士大夫旣登仕版便謝去藝文日不暇給間或寄情風雅吏事不無廢閣兩者

恒不能相兼先生於簿書鞅掌中獨能縱橫百家舍英咀華無吏事之勞而偏得文事之樂其才不有大過人者乎先生所著書甚富半已懸諸國門玆復有書影之刻書影者先生請室中所爲作也先生樂天知命不以得喪攖其心胸汲汲乎名山是問與玉門之演易潁川之受尚書何以異顧予竊有感焉太史公作史記中多憤懣一篇之中時時見意論者謂其學道未深先生當是時較之太史公其安危相去徑庭使

他人當此必盡寫其牢騷不平之感先生澹然絕無幾微之形于筆墨其勝古人遠矣今試取其書讀之凡古今來未聞未見可法可傳者靡不博稽而幽討陸離光怪莫可端倪然其大指在乎正人心維名教感人之性情益人之神智長人之學問非徒張華博物干寶搜神但矜詭異爲也顧先生退然不敢自居取昔人所云老年人讀書僅存書影子于胸之義故名曰影不知深入其阻固已取書之神與髓昭昭乎若揭

日月而行矣集成先生語予曰子曷爲我序之
予烏足以序先生姑識其景服乎先生者如此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季夏山陰後學姜承烈頓
首撰



書影序

識古人事易論古難論古人事易論今事難古人往矣不盡讀其書不能知也盡讀其書而辭有異同傳有疑信文有燕郢帝虎之譌雜奚從而辨之此不存其學存其識也至今人之事其散軼者既不能如古人之備有其書而其異同難信之跡出於道路之沿襲與夫門戶意見之私阿互齕者其譸謬視古益甚吾既取而論斷之而天下後世之責將在於吾可聽其荒略失

據與以私臆袒而左右之乎此又不獨存乎其識存其所學之道識不足駕古人之上即不免爲古人所欺道不足以折古今之至當而定其指歸即學與識皆足佐我之眩亂馳騁而有以駁益舛之患欲以成一家之言難矣夫以一人之心目綱羅千百世之遼事微言於瑣組雜綴之中皆不失乎羽經翼傳之意書若是可以傳矣吾求之世未數數然也往讀櫟園同書難其連類廣而取裁約所資於來學不小也近復得

其恕老堂書影若干卷其類益侈而裁益審其例無所專屬要於文之瑰奇無不收理之疑殆無不析說之荒唐牴牾無不正至於事繫人心義關名教扢揚反覆意尤摯焉甚矣櫟園之書之合乎道也夫文鼠之異彭猴之怪終軍陸敬叔識之魯襄之鑄鼎新莽之威斗釋道安何承天辨之古之洽聞强識不謂無人而成書者少茂先博物之志景純山海之經成書矣然齊諧志怪之屬於世無益也王充著論衡十餘萬言

蔡中郎至秘之帳中辨折雖詳而龐賾不免劉子元史通一書可云獨抒所見然中所援據多汲冢瑣語之類雖非無益於世所學未醇也近世淹雅之儒無如楊升菴王弇州升菴癖異聞而義時傷鑿弇州熟掌故而指聞入偏其他詹言曲說戔戔瑣瑣又無譏焉豈非廣摭者病易誣獨斷者失多僻論古事既苦其見之不實論今事又患其見之不虛乎豈不難哉豈不難哉櫟園是書其殆庶幾也由其博綜以觀其學由

其精核以觀其識由其指歸之醇折衷之當以觀其道近代來書之成一家言而可傳者必於是也櫟園天才絕世其詩文皆卓然大家即以雜著此其劍首一吷耳而富如此然又成之請室之因樹屋中他人之顛憹喪魄者櫟園遇之皆其筆墨沉酣之助昔馬遷困蠶室而史記成虞卿棄相印而春秋出古之著書立言者往往得之憂患櫟園罹非意而成是書櫟園之書成而事大白是書之益乃在天下來世嗚呼豈偶

然哉盱江年社弟徐芳拜手書

跋書影後

夫考古證今莫如說部然稗官家不可勝舉逞逞野語瑣錄謬舛尤甚至流濫于齊諧虞初搜神志怪君子不由也王仲任有言造論著說發胸中之思剖世俗之事斯爲善耳所譔論衡識者且鄙劣之迨宋元來淹通古雋唯容齋隨筆夢溪筆談研北雜志數書稱焉今櫟園先生因樹屋書影出采風論世辨誣正譌皆足羽翼經史精確切用淵雅可傳洵百家之眞珠船一代

之名山業也先生是編成於請室時簡閱無書就腹笥而成之故有書影之目然猶淹通若此則其居恒捉麈尾擊唾壺慷慨談論之風槩不于是而益可想見也哉武林晚學張遂辰拜手跋

書影跋

因樹屋書影者櫟園先生昔在請室時所撰述也其書紀載精覈辨証明悉上自經史下逮聞見凡可以正人心翼世教廣學識弘風雅者無不筆而記之洵五經之流別四部之菁華矣昔人有志林隨筆紀聞諸書皆足以備攷訂益神智豈若是書之博覈而正大耶先生事旣白復官金陵公子雪客龍客爰發舊簏取曩編而剞劂之以質當世儀于丁未十月既望覲公於秦

淮公飲之酒酒間因得是書卒讀之儀披覽再四不徒歎先生是書之博大而深服先生之天定而道全也夫人小有利害則聰明憒亂舉動卒失其常儀求其從容如平時也實難至欲其親篇卷操鉛槧著盈尺之書而死生禍福絲毫不以介於衷者自非天定而道全其孰能幾于此昔先生之獄事蓋亦急矣其利害所關在恒人未有不動于中者迺坐因樹屋中泊然守靜如深山中人露抄雪纂於桁楊影中孳孳不輟

未及浹旬著書早已成帙衛士覩公有太息泣下者聞侯讞之日鋃鐺被體尚搦管作送客詩翌日而流傳都門嗟乎此豈勉强而爲之耶吾有以知先生之天定而道全故患難不足怵而確然自持其所是書之成養之厚也昔坡公爲黨人所搆至遭縲絏徙瘴鄉而讀書不倦渡海之儋耳之夜星月皎然公于舟中書賦不錯一字非其素守豈能至斯以方先生正復如是故讀是書者漫以新都之雜著相況非知先生者

也卽是書之博覈正大後學指南端在於是而自擬以老人讀書祗存影子者葢先生之謙而又謙也夫吳郡受業鄧漢儀拜撰

書影跋

君子欲彙撮宙合一部以上下古今羅列于寸管之中而現至廣至大之界以成一家言則非學足博古今之書識足論古今之人才足斷古今之事未可以輕言此也合古今之書之人之事融徹于一人之心胸而衷以其學其識其才然後可以立言而包含萬象貫綜百家闢雲雷而揭日月所謂廣大悉備者古今以來不數數見也蓋立言者自經史外類書說部種種間出

類家惟取編輯散在牙籤說家煩簡不一而取義各岐或以徵異或以誌怪或以拾遺或以叢談非無其學而學不醇正非無其才其識而才識不高不卓雖成一家之言而無當於廣大悉備之旨也即如仲長統論說古今及當時行事著名曰昌言然恒出于發憤嘆息其義廣而不大文軫以老撰信書三卷本三統五行多測解之類其義大而不廣若晏殊要略於六藝一史諸子之書騷人墨客之文至于地志族譜佛老

方技之衆說及九州之外荒忽詭變奇蹟之序
錄皆摭蕁抽繹而終于三才其義似近於廣大
矣然又不可與吾叔　櫟翁所著書影齊量而
觀者也書影一編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窮天人
之際宄事物之變考數即以證理搜奇即以辨
道其示勸也隱而彰其示懲也直而溫其綜核
也簡而盡史而文如問以秘閣四部之書自甲
至丁各說一事者然且標其源流節其文章在
傳留者不沒其舊淹軼者復闡其新大約博古

今書論古今人斷古今事而其立言之意出於易簡之善是先具一天地於胸中而後得廣大悉備之旨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抑聞其書成於請室非必規規于玉門演易說難孤憤等類而爲之也以吾叔之學之識之才亦何間于常變卽在請室追述見聞熊熊炎炎而胸中之天地出焉若上下古今羅列于寸管之中而現至廣至大之界以成一家言者昔楊升庵號稱博

物遠在遷謫而備誌生平所得不啻左右萬卷其隨地著述取諸懷來無不具足大與吾叔相類然　櫟翁曰吾之爲此不過讀書影子已耳是何存乎見少之詞哉夫讀書之敏捷於影響則有之窺極精微等於測影之妙則有之且古之君子之著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尚能蔭庇人矧君子之著書乎影廣則蔭庇亦廣影大則蔭庇亦大然則書影之廣大悉備其蔭庇天下後世又寧有旣哉金沙小姪銘鹿峰

氏拜書於讀畫樓

書影序

阜嘗上下千百年間見古人卷帙繁浩頗不以此自困詘每謂雄奇奧祕可以抒理解而安性情者古文中不過數十家其餘佐人聞見得從泛覽流觀盡其勝者多不過百數十家廣及數百家而止而至于雜家瑣碎往往不耐蒐討雖强爲涉目亦終不及領其旨趣繙未數葉輒厭置之不少惜至誌林說部之篇見有雷同傅會牽拘文義相爲聚訟不止者則爲頭岑岑痛領

古人請用從火之言爲極快而于櫟園周先生書影一集則不能不撫几歎絕也櫟園先生目空千古持論之嚴于昔人著述不輕許不翅與予同而兼採博涉雖繁蕪之言不憚從千百中茹其一二如揚粃糠而得嘉粟披砂礫而獲良金間有紕繆經其搜摘則亦莫不有精旨可思適于道妙歲在庚子從請室中歷溯生平聞見加以折衷詮次成編一時見者以爲可資談助廣異苑而阜獨以此非博物之紀而明道之書

也夫至理之在天地不名一類而未始遺一跡故經雅宏訓恒昭昭婦姑箕帚閒而桐華虹見之微即深明化事之終始誠于是書而求之可以啟人疑情可以資人冥悟直使作者當日字字歸于無有而一以縣解爲大通使古人之著述盡若斯也予將窮年盡氣以恣探之不暇又何至有廢卷之歎乎歷稽古之以述作名家者王充論衡之編蔡邕獨斷之著皆輯自燕閒從容鉛槧而下蠶室而成書如漢代子長率多寫

其憤激不平之槩惟櫟園先生以安閒出之雜以詼諧半皆風趣若不知身在鋃鐺響答間者其神全者其天定鬼神不得而禍之也又先生所著賴古堂詩其成自請室者皆感動人天一時驚歎未有跡先生生平功名多顯于戎馬倥偬時而文章則盛之乎㭊楊禍變之際葢其人之自負磊落者天恒不欲以逸豫穉其材而磨厲于艱難百折中者必有非常之觀以卓爍古今而不傚也阜觀先生居官勤敏綜束吏民無

遺慮簿書之餘偶有暇刻卽手一編不輟甚至忝拜大僚酬訪賓客坐輿幙中往來市肆雜沓猶以裒然十數卷自隨歸語同人輒能舉其詳曲雖甚久遠偶晰一字之疑引據証明必指其出何書載何卷以及行墨之次第簡牘當命掌記依檢應手而出不差累黍而皁讀書疎略隨卽徤忘偶有所得止能麤識大意至有詢其姓名而茫然不復記憶者人之度量相越千百倍蓰而無算固有如是之不爽也共獲成是書爲

一代奇觀豈偶然也哉而先生顧顏以書影雖先生自道之詞爾爾乃其欲讀者因表測日緣鑑窺形是書之傳神固在阿堵中也雖然先生所著古文詞起衰救敝尤爲當今第一以不肯輕出示世世尚未得覩其全然觀是書網羅之博採擇之精文筆之高古亦可以想其槩矣予書影之告成事也因書之以爲序高阜頓首題

書影序

夫齊諧者志怪者也書影者志信者也志怪者爲存人耳目之所未經志信者爲存已耳目之所已經以發人耳目之所未經則櫟園先生之書可以傳矣或曰讀書者務在精熟賈山涉獵遂不得爲醇儒至一生聞見或師友之口義或父老之傳說小落影響則疑而當闕影之義何居乎余曰影者刑之微而神之著者也月麗於上山河大地麗於下影入於月而有象蓋天澤

氣通而其中之㓜渺難名澹涵莫盡者形微神著故相摩而成文此造物者之善於用虛者也書以影名此先生之善於用虛而實天下之腹者也世人胸中有疑難事便格格而不能忘及至可忘則竟忘之矣讀書亦然雖博聞强記或一行作吏久廢誦習則向之所存焉者寡矣及至可忘竟忘之影也云乎哉至若一卷未終恍已迷其姓氏數行纔過已不辨其偏旁鹵莽而耕之其寔自以鹵莽而報之偶逢問難則如墜

雲霧苦行思索則邈若山河止向人作大家兒笑耳人能即其影而存之以至成書每一展觀如見爲兒嬉戲時物如逢數十年相别友生未有不躊躇眷戀以至感而悲悲而喜且交併者也抑先生爲是書時在請室尤爲人所難昔蘇文忠公被讒繫獄神宗使人夜聽之謂必展轉不寐及至則鼻息如雷知其胸中無事乃赦之張無垢晚年謫橫浦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抱書立窗下讀洎北歸窗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先

生能於患難之際神氣恬然著書不輟殆文忠無垢之儔歟余受讀之實余腹矣意欲時時具少酒脯以酹此書莝而飲之斗酒不足多也年家治寅弟杜濬頓首拜撰

書影序

古今四部載籍惟說家獨擅諸部之勝見於崇文諸目者幾半羣籍予束髮受書性喜流覽先人遺書數萬卷爲說類者不啻五之一文酒之餘從硯北抽架上所藏如昔人賓退菽園餘冬筆麈諸錄亦未始不彬彬然開卷無幾輒思掩去是葢有故作者聞見未廣則每以陳夙爲新妍記述無章又嘗以紛紜爲博洽下此而齊諧志怪瑣語雜談上之無當於身心次亦何關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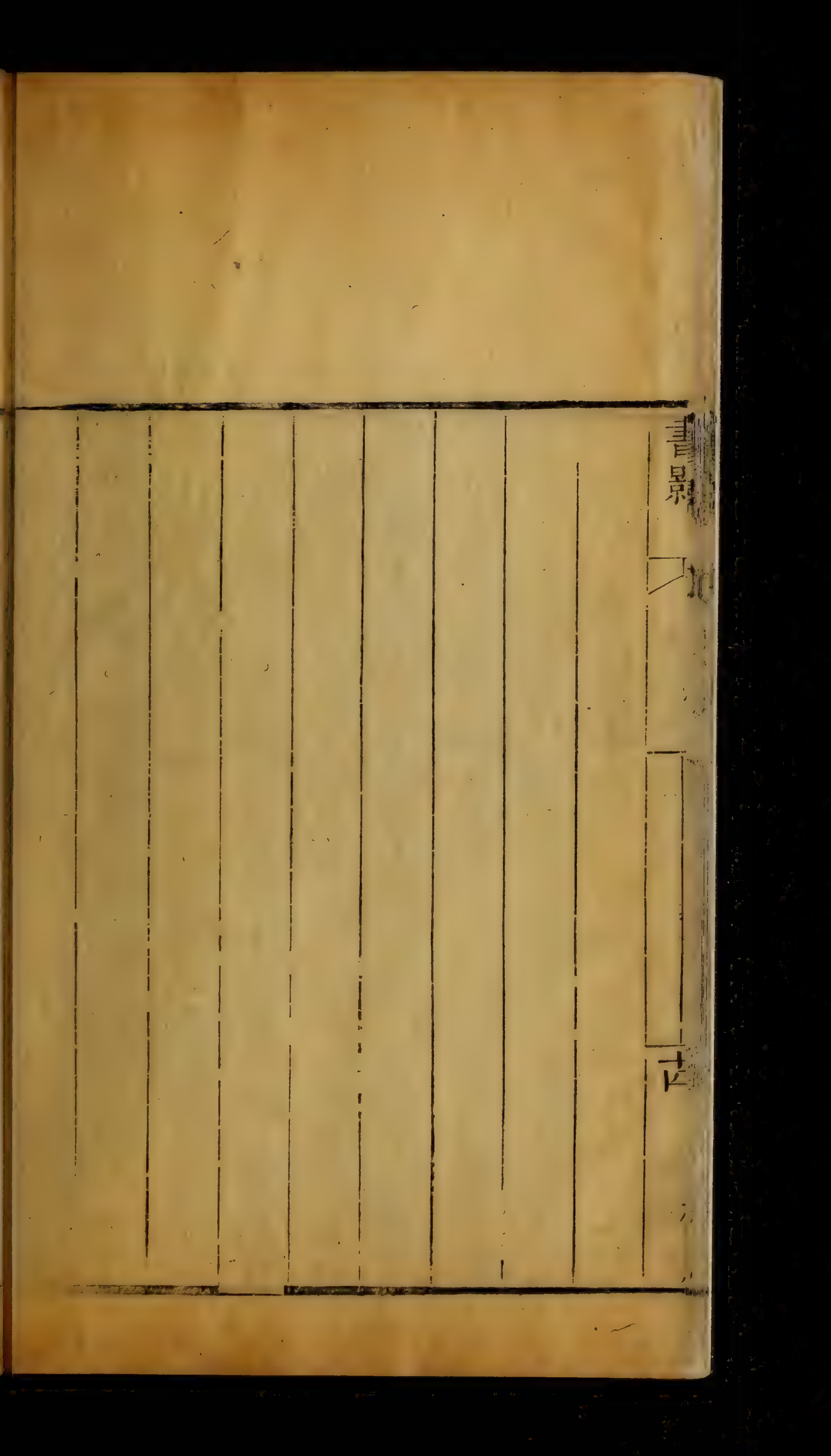
問學即汗牛充棟亦書肆說鈴耳于立言之義謂何此其中求其能翼經詮史明道垂教檢束身心開發神智標新領異引人入勝者蓋未之有也惟宋王伯厚困學紀聞一書採擷前記發抒心得頗有可觀然猶憾其盱衡往籍而缺略新聞間亦有標舉之誤者千慮一失賢者不免則信矣著書之難也櫟翁先生天挺異質昔人所謂十行俱下過目不忘者庶幾近之故於載籍無所不窺且文心靈異筆能鏤空黙識通微

精能抉髓目之所過手之所及方圭員璧隨遇而成其所著書影一編予嘗得而讀之如入武庫之中五兵縱橫無所不有廣而扶輿所磅礴近而日用所服習遠而千載之寥泬邇而聞見之親切大而經綸世業之理微而飛潛動植之情無不就所覩所記筆而著之於事之承訛襲舛者則正其謬戾於人之闇汶無章者則發其幽光以至夫古人深衷苦志或未白於當時及不諒於身後者無不爲之抉摘而表彰之闡揚

之信乎可以翼經可以詮史可以明道而垂教使讀之者有置身名撿之思有恢弘智意之益手之而惟恐其易盡盡之而但覺其可思誠譚苑之醍醐而說林之瓌寶也又豈困學諸書所可同日而語哉先生是書之成方在因樹屋中正先生貞固蒙難之日而猶且丹鉛不輟抽腹笥而成此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先生惟樂天故能著書亦惟著書益見其知命昔吾家次公隮冬從夏侯博士受尚書楊文定溥亦於非

所日誦五經其後登朝執政功業赫赫皆彼中所讀書也先生當雨雪瀌瀌之時而

天慈見覘復念舊德而柄用之行且登庸作輔如次公文定當年吾知必盡發抒其生平所學見之於天下其所謂明道立教者將堯舜君民而以知覺開其先可垂之爲經載之於史又不特翼之詮之而已也昔人言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先生之不朽備矣又豈僅一著書立言已哉門人黃虞稷謹識



近日說部書雖多而四方文人學士獨思慕　先君子書影欲期一見而不可得　先君子著述十餘種是書則於請室中將生平所睹記有關於世道人心文章政事以及山川人物草木蟲魚可助見聞者皆隨筆記出成帙是時歲在已亥予小子年方七歲諸兄弟亦皆幼小棲息白下朝夕與　先君子周旋吟咏無間者獨黃山吳君冠五諱宗信多才思尚氣節有古人風卽書中所列屯溪螺隱先生是也辛丑先君子事白復職出爲江南督糧大叅丁未之冬刻

是書於金陵又五年辛亥一夕忽取賴古堂文集詩集印人傳讀畫錄閩小紀字觸賴古堂百種藏書並書影板燬之次年遂棄不肖等謝世矣嗚呼痛哉甲寅之秋當塗令寇公入會城訪予兄弟于賴古堂言幼時讀 先君子闈墨及長讀詩古文思其人而不得見晤其後人如見櫟下先生焉又解囊刻賴古堂文集三十卷言辭真切義氣動人 先君子知交甚廣身後如江南汪公舟次嗣君壺天閩南黎公愧曾嗣君寧先山左李公渭清李公鼎延俱戀戀故人不

忘數君子盡屬世好故與知已之思若當塗公則與
先君子並無半面交而惓惓如此予兄弟茫然不知
何以得此于寇君也後又遇江都文學汪子刻賴古
堂詩集十卷其閩小紀等書西田燕客兩弟皆次第
剞劂獨書影板燬已六十年家藏舊本盡爲友朋索
去欲再覓一部收藏者珍重吝惜不與辛丑由汝寧
之武昌道過固始于視孝廉　齋中得數卷視君
文采風流輝映一時其令先祖山公先生　先君子
莫逆交也壬寅于滁陽金子子位穀似昆仲子倩金

麗中外孫奚鉉案間得五冊猶缺卷之第三渡江訪棲霞高士張瑤星先生令孫敬思于白雲庵　先君子所敬禮者獨張公一人凡有著作必出以請政憶昔日未有不以是書奉教者但存亡則未敢必也敬思兄見予訪求甚苦欣然曰書影全部尚在什襲收藏宛然如新其中批閱一過皆高士君之親筆出以授予予再拜受之感激泣下而是書始得完全如初急欲梓行苦無其力甲辰菊月買舟東下訪吾家大令念吾君並其外舅胡公無波商子　令兄摯一

于雲間諸君一見即詢携有書影乎尚不知其板已
化爲灰燼久矣予小子述其始末俱深爲太息念五
公知四方購求者之衆也慷慨捐俸命予重梓嗚呼
先君子生平憐才愛士不減歐陽有一技一能者表
揚不遺餘力惟恐其不傳所以諸編之外又有賴古
堂印譜賴古堂近代古文選尺牘新鈔初集藏弆二
集結鄰三集牧靡四集名公對聯耦雋凡一句數行
之可誦法必付之梨棗公諸海內復刻吾鄉張林宗
王王屋王半庵江南邢孟貞顧與治林茂之吳野人

之遺詩西江王于一蘇武子之文集尤可異者西蜀楊升菴南昌朱欝儀湖北應城陳心叔金陵張瑤星諸先生所著書數十百種取其書目合刻一冊意謂世間雖未能盡見其書得知其書之名足矣總欲傳其人于不朽寔仁人之用心也今生平所自著作予小子愧不能流傳乃于無意中得之素未謀面之笵公于其先又得吾家大令于其後詩文廣布書影重光豈非　先君子一生憐才愛士之苦心天不欲磨滅故陰有以黙相之亦令其託于好事諸君子之手

使得行今而傳後歟刻既成謹誌于篇末以見念吾

商胡挚一諸公高誼周之子孫不可忘也憶昔年愛

重是書勸　先君子梓行而首序者爲姜君武孫係

越水名家今念五諸君亦山陰人眞異事也不特此

也數年前于武昌晤郡伯章望廬先生同學胡君梅

庄座間並詢　先君子賴古堂印譜亦如訪書影之

眞切二公俱會稽世族雖千巖萬壑中自古多生俊

傑或亦　先君子與南鎭鏡湖山川人物有夙緣未

可知也較正字跡圈點則張子敬思田子西疇同予

仲子用舉季子豐舉六子紹舉董梓以成則姪孫伯

度學先之勞焉

旹

雍正三年三月三日不肖男在延百拜謹識於金陵之

食舊菴

因樹屋書影第一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先大人著述甚富、常作觀宅四十吉祥相、有益於世道人心、備錄於此、

案頭無淫書、昔人謂黃魯直作艷詞、以邪言蕩人心、其罪非止墮惡道、近日作小說人、豈止艷詞、非常報應、人人親見之、案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數焚却、壞心術、喪行止、皆此等書引誘、人家兒女、豈無識字者、略一回想、豈不可懼、

架上無齊整書、本本精良、一一完善、手且未觸、目於何有、但觀架上、便知腹中、

座上有二三十年前老友、堂中有七八

十年前古桌椅、門下有祖父遺畱龐眉皓首老僕、如此方稱得世家、如此方免得漆氣。婦女不垂簾觀劇。粉氣髮香依依、簾中羅襪弓鞋、隱隱屏下。甚至品評坐客、擊節歌聲、無所不至。優人之目、直透其中、坐客之心、廻光其後。可恥孰甚。婦女不識字。列女閨範諸書、近日罕見、淫詞艷語、觸目而是。故寧可使人稱其無才、不可使人稱其無德。至世家大族、一二詩章、不幸流傳、必列於釋子之後。娼妓之前。豈不可恥。老妾孀婦不變作尼姑。其醜倍於收適。不呼優人同坐、宴客用優人、但當呼之別院登場、賜坐或尚在通融、呼之同坐角飲、則褻甚矣。今人敬優兒如師友、殊令人訝。即不與之坐、不過曰不在行而已。天下事。被在行二字誤卻多少。不在席上接優人曲、不以節拍足代爲

擊板。擊板接曲、去
擊板優人幾希。外無豭童、內無老婢。無豭童
不惟省
已防閑、抑且免人疑議。至禁錮老婢。
二十以外、尚不爲之擇配、尤傷陰騭。不教婢子
演劇。此亦婦人家兒女也、安忍其出
醜裝牌榜、防閑尤難。作奸殊易。紙牌不入
手中。近日馬弔盛行、士大夫儼然爲之不恥、子
日宜輿儓、宜華匠、宜不識字人、宜四達衢
中几桌上、即令此中有千變萬化、神妙不測、然
一思手持者何物、豈不愧殺。總之人不耐獨坐、
不肯習靜、奕碁變爲馬弔。不解新令、不爲酒糾。
風日下矣。與其馬弔寧奕。
士人相聚、頗有可談、何至效青布商傭、吩吷盈
坐、寧受百罰、毋淪惡趣。予眼見以此生嫌疑者
不肯習醫卜。但能究心、心自入細、其子弟能留
少。心於此、便知他日不淪於下流飢
寒。席上不勸人第二日補齋、即此一事、便是與
人爲善。持齋總是

戒殺、我不持齋、彼能信心、何苦必破其戒。然專靠持齋免禍祈福、亦謬。

僕從不與主人同坐者并坐。即貧友疎親、亦與主人同列。何至與奴僕為伍、此風倡自箋片、主人得意時、承奉奴僕、惟恐少失其意、殆失勢之後、飲恨報復、無所不至、敗家受禍、往往由此。

凌晨客至、僕從已拱立候命、主人已盥沐相迎、乘朝氣則不夜飲可知、不夜飲則奴僕無姦盜詐僞可知、甚矣夜飲之害事也。

僕從各隨其姓。即自幼僕子、亦當令各姓其姓、使人不昧其宗祖。即後、亦不致亂吾支派。防微杜漸。古人有深意存其間。

門前僕從、見士人過、毋論識與不識、皆起身直立、遇諸塗、皆側立讓行。此雖細事、然主人忠厚不忠厚、奴僕生事不生事、皆由此而定。

不奴隸疎族窮親。疎族窮親

無所歸、代爲贍養、亦盛德事、覩同奴隸、令供奔走、大傷元氣、

不學蘇意 [illegible]不離幫閒、吃茶燒香、總屬狡獪耳、

口角無關門事 言之鑿鑿、如對曾目覩鬼神在旁、何不說得略活動些子、

口中無刻薄尖酸議論 先輩云、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言而折終身之福、切須念之、

先輩格言、常在壁上口頭、存之於心、則能體而行之矣、目中口頭、已有二三分受用處、

凡夢俱可告人、夢中所做所爲、常有不能告人者、至於凡人夢皆可以告人、去道不遠矣、古人驗心於夢、又云晝觀之妻子、夜驗諸夢寐、有以哉、

十二歲以上小童不入內戶、女童不出內戶、不可以小而忽之也、

肯爲人宛轉寄家信、不浮沉、已屬盛德、更能宛轉以期必達、尤陰隲事、以此類推、凡事肯爲人方便可知矣、

能明佛理、却不爲邪說所誘、白蓮無爲等教其初皆信心從佛者
先儒云、精者不越吾儒、此語尚可議、若誕者、吾不信、則確不可易矣、不明佛理、與老嫗瞎蘁頭
盲燒香、肯周濟貧親戚、或助人婚嫁、或代完官
者何異
贖、却不做佛事、不修建菴觀、總此一佛、寺宇已
私建私度甚多、將來必有一僧難存、是肯爲人
菴皆毀之處、留心佛法者、不可不知、
說眼前報應、肯聽人說報應諸事、眼前事報應、顯明易見、不
必說活閻王、過陰人
諸事、反增人不信心、即不能奉行感應篇功過
格每日能體認所行善惡、肯看感應篇、肯略略體認功過格、不必數
黃豆黑豆、其人
已有幾分好處
書館中小學生、有讀四書小註

聲、前輩無不讀小註者、近日反目讀者爲迂矣、子弟到老不明書旨、皆由不明小註、始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上者無離經叛道之虞、次亦免場中出醜、東問西問、不以病試醫、肯將已驗醫方、或鈔或刻施人、不告醫者以得病之由、令其暗中摸索、取死之道也、施方固勝施藥、然能製數種藥、常常施人尤善、躬送破衣親友出門外、在坐者間有、躬送門外、則以爲恥矣、待失意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此語須體驗、此等事最傷人心、亦令人容易勘破你勢利心腸、受人賀分、即一箋一絲、無微不畣、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爲當然、此大折福處、亦大斂怨處、須知其從當責而來、不磨祖父圖章、刻作已名、以此類推、凡事無改可知、有贈祖父詩文者、能舉其姓字、習其篇章、亦孝子、亦

顗人、如此則能爲不戲謔父執貧友、既知其爲
祖父報德可知、父執、又輕
之爲貧人、且有戲謔之不如內聲不聞於外、言
已友者、孝子慈孫、必不如是勿
論、坐定不問新聞、省却無
矣、限葛藤司閽人回卑幼貧賤
親串、惟恐傷其意、司閽人能如此、不知
費主人如許苦心矣白鍾程
幼洪邑曰、讀坦然周先生吉祥四十則、防嫌於
微、杜禍於漸、外施家政、內端女範、長幼式訓、上
下咸宜、言擇行修、立功寡過、盪滌爬梳瑕疵淨
盡、誠教家之良規、檢身之寶鑑也、易閒有家、禮
嚴內則、皆以齊家爲端本澄源之要、先生窺其

深矣。惠廸吉。惟順則吉。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所視必祥。斯爲吉徵。吉祥止止。則又止而不遷之義也。余願凡有家者。各書一通於座右。

新建徐世溥曰。癸酉以後。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丰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曆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祀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顧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與古作

者同敝天壤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濫於王李佻於袁徐纖於鍾譚

南昌陳弘緒曰嘉隆以來帖括剽竊之陋流入古文一二負名之士好以秦漢相欺字裁句掇蕩然不復知所謂眞古文吾黨憂之乃以唐宋諸大家力挽頹瀾毋亦謂摹秦漢之失或至舍體氣而專字句而唐宋諸大家無從置力於字句之間也齊人先配林而後泰山晉人先虖池而後河若韓歐者固所由以適秦漢之路矣

徐巨源常言今天下文章聲氣可謂盛矣雖然日午月望有道者所不居異日必有以刻文得罪功令數十里不敢通尺書者已而婁東復社果有違言識者謂巨源卓識

象山王子長梴曰按逆濠之變當時請密旨捐赤心奮然不顧者孫許二公而已事既已底定朝廷據在廷公論廟祀之厥後紛紛訾議乃躋許於左孫次之夫人臣事君不幸當變力盡則死心安則死死即分矣復何言復於既死而議

之曰某賢於某豈不大謬哉或曰許欲先發而
孫暗焉應之曰逆濠之蓄遠矣一旦稱兵固其
倉卒未定之謀而安在其可先發哉國家所以
優禮宗藩重典具在萬一輕動而彼或中輟未
舉豈惟不熄將沃之膏矣當時孫公惟務戢羣
盜以剪其羽翼築城池治甲兵以堅吾之保障
如斯而已或曰許立而罵不絕口以死於孫烈
乎應之曰人臣之義力盡則死心安則死死即
分矣烏在罵不罵哉睢陽之慷慨於分奚加文

山之從容於分奚損其趣一也且聞孫公年餘六旬方被縛時羣盜吳十三等素憾公多計忿焉葢未至死所已拉折其脇雖極楚毒而公猶仰卧不爲屈非志定而氣完者能之乎二公者生則相隣死則相許乃無故易位而處之誠慮孫之未服而許之未安也聚食一堂之上而使之一不服一不安豈所以通晝夜之故哉　此論甚正究竟位置不知若何張許之死其時亦有異議今雙忠亘古如生而搖脣鼓舌者竟何

往哉。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云。小人好議論。不樂
成人之美。今古一律。
艾千子曰、弘治之世。邪說興。勸天下士無讀唐
以後書。驕心盛氣。不復考韓歐大家立言之旨。
又以所持旣狹。中無實學。相率取司馬遷班固
之言。摘其字句。分門纂類。因仍附和。太倉歷下
兩生。持北地之說而又過之。持之愈堅。流弊愈
廣。後生相習爲腐。勦至今未已。南城圭峯羅文
肅公。當邪說始興之日、矯俗自正。力追古大家

體裁當時以爲直逼柳州天下後進讀公之集始知刻厲爲文不襲陳言不厭薄韓柳以爲可師者皆公之力也。文肅公集初刻於盱郡再刻南國子監、武進淇澳孫公亦有選本、近其元孫栗士、復刻於家、較諸刻稍備、

艾千子曰麻城周伯譽名世遴生於時文歡靡勦襲之時學者莫不記誦帖括苟趨一世伯譽獨按古經術之旨而佐以歐曾以下百家傳記之長楚中開風氣之先者自伯譽始死時年二十七、梅惠連既爲梓其詩文及制藝、王屺生常

攜其詩文、流通江淮吳越閒、然當伯譽稿未行時、談節父刻之吳門、爲兩進士稿、行於世、兩進士之名、隨而噪甚、原節父之意。以伯譽未知名。欲以進士重伯譽耳、既而皆知爲伯譽也

蘭陽王王屋、初名澤久、字春脚、後更名厈、母李氏孕公、公鳴於腹、生而敏給、善諧謔、里中、人、率、以、爲、狂、士也、舉於鄉、戊辰計偕、度巳文必入彀、某公方分較春秋、某方與瑺涉、公不欲出其門、論中故爲詼語、首云、儂竊觀天下之事云云、中

間論鬼神處实曰如以爲無則慧娘之敲裴生之門也麗娘之入柳生之室也撤棘後則某果巳魁公及閱所爲論始有病狂喪心之評後某終以瑠累里人始知公非狂者辛未公仍以春秋魁多士除滋陽令公銳自見又婞急剛鯁會王孫市礫人公執笞獄行立怍諸王孫黨搆之直指弗察暴劾公檻車徵繫公雖廿日令然頗有惠聲其逮也士民數千人攀轅痛哭白日慘黷遮𢠸緹騎自卯至申不得前甚有賻贐孤貧

鳩杖鶉衣亦視力投金錢檻車盬之且環而稽首緹騎曰無苦令令清苦官幾日耳且泣且拜緹騎咸爲揮涕下刑部獄瀕死賴惜公者力爭僅免謫睢陽衞年三十四憤恚失志死自預爲誌銘以退之銘人者如銘已即取以自銘世共達之公著詩一卷文二卷詩清婉有致文則力追昌黎柳州使假之年進未可量也予憐其志爲敍而梓於秣陵

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碑

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籙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藏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余凡兩見此碑各不同碎碑之後宜無可搨必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弗一耳

陳椒峰玉璂日偉哉先生之言然先生不更加詳審槩以爲黨人也而賢之璂則不能無

辨嘗攷黨人之內如呂公著韓維初爲安石延譽者也曾布章惇阿權膴仕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以開國釁黃履訐垂簾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依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若此者皆得與乎黨人之數是果皆得爲黨人乎哉先生以尊崇之過未加詳審由此而觀果賢耶否耶此墨之所以不能已于辨也若夫程頤蘇軾劉摯梁燾諸君子固傑然稱賢矣然苟當日協恭和衷共圖國事則朝廷上下之間必有赫然大振者柰何互相犄角爲洛爲蜀爲朔各以類分致令蔡京得藉爲口實究乃與章惇輩並列而爲黨不尤大可惜哉

袁石公與試秦中後頗自悔其少作詩文皆粹然一出於正死時年僅四十有四防風茅止生

爲刻其遺稿於秣陵此稿實勝於公舊刻止生一序亦極確當略無諱於石公子舊藏一冊沒于大梁今再覓之既不可得而止生原序石民集中又不載不知何故近見石公全集間有收入者然終不能備亦不如單行之爲愈

葉文通名晝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留心二氏學故爲詭異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隱或自稱錦翁或自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後名梁無知謂梁谿無人知之也嘗溫陵焚藏書盛行

時坊間種種借温陵之名以行者如四書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琵琶拜月諸評皆出文通手文通自有中庸頌法海雪悅容編諸集今所傳者獨悅容編耳文通甲子乙丑間游吾梁與雍丘侯五汝戡倡爲海金社合八郡知名之士人鐫一集以行中州文社之盛自海金社始後誤納一麗質爲其夫毆死文通氣息僅屬猶嗚寃邑令前惜乎無有白其事者侯汝戡言其遺骸至今旅泊雍丘郭外

故老傳聞、羅氏為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金壇王氏小品中、亦云此書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傳、予見建陽書坊中所刻諸書、節縮紙板、求其易售、諸書多被刊落、此書亦建陽書坊翻刻時刪落者、六十年前、白下、吳門、虎林三地書未盛行、世所傳者獨建陽本耳、即今童子所習經書、亦尚是彼地本子、其中錯訛頗多、近巳亥閩中麟經題訛、至形之白簡、宋時場

屋中、亦因題目字訛、致士子喧爭、皆爲建陽書本所誤、古今事相同如此、故予謂建陽諸書、盡可焚也、又湧幢小品載姚祐者元符初爲蘄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爲金坤亦爲金、蓋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爲釜脫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臆說諸生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遂升堂自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閩中書皆出建陽書坊街

顧春、吳庠生、娶俞氏、嘗涉獵書史、有婦道、春患瘵不起、呼婦囑以好事舅姑、養子女、言旣切、又至再三、婦曰、一言當終身服行、何俟再三、乃潛握剪以利鋒剸於左目、流血滿地、絕而復甦、夫

責曰何乃如此曰示君信也夫乃絕沈石田有詩紀之

佛經有眼以睡爲食語何元朗見蘇端明手書赤壁賦而吾與子之所共適適作食後人以爲出此不知然否

吳梅村曰大司馬白谷孫公代州人長身伉爽材武絕人其用秦兵也將憑巖關爲持久檄趣之戰不得已始出天淫雨糧糗不繼師大潰潼關陷獨身橫刀衝賊陣以歿從騎俱散不能得

其屍、公之出也、自念必死、顧語張夫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毋憂我、西安破、率二女六妾沉於井、揮其八歲兒以去、兒踰垣避賊、墜民舍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子世瑞重趼入秦、得夫人尸、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下、蓋公素有德秦人云、公死而天下事遂去、然其敗由趣戰且大雨糧絕、此固天意、未可專責公也、公之叅佐、惟監軍道喬公、以明經奏用、能不負公、潼關之破、同日死、名元柱、定襄人、

張蔡居曰明詩凡變爲海內口實者七人秦齊吳豫各一楚獨居三然初變而李何再變而王李不失爲盛也變而公安竟陵晚矣吾豫當初變時一人起而左右北地鏗金戛玉至今踔厲詞壇王李樹幟公安矯枉豫獨不與不欲與也竟陵時新野馬仲良同伯敬起家庚戌進士自造新聲偕吳門亦房唱和其詩抉鏤性靈鮮警秀異足以移易一世王馬之名宜與鍾譚並乃世唯口鍾譚不及二氏則爲仲良者不幸而詩

不播於天下爲風氣所歸抑幸而不列變中反得免世詆訶耶

去汀州八十里名藍田石城邑所屬地有山號蠟燭峯圓秀異常山腰環轉一路如帶路產糯米雜砂礫中色若火微煆而文理劃然鄉人病心者拾啖之即愈余曾遊此命小奚數人拾各盈匊幾殆盡矣旋蹕視之又纍纍如貫珠眞異事也

蘇桓曰顧東橋先生初守開封抗中常侍遂遭

讒誣逮至京師以公在官清惠獄久不成世宗皇帝密遣使就開封覈實止得多裝詩卷一事公對簿謂時平流寇實與巡撫都御史澤等賦凱歌有所裝潢如不法則都御史亦不法也中常侍讒遂不行止鐫二秩出知全州時横涇先生初成進士公自全州貽書述祖宗之德著謙愼之訓凡千餘言復寫在全所著定志篇又詩十餘章行楷莊健頗得二王之法桓今年自新建來從横涇先生曾孫夢游許得見此書慨然

見先朝之法中常侍欲誣一郡太守而不可得
又見世宗皇帝能爲一太守受誣遣使覈實且
嘉其時爲方伯廉憲御史都御史無一人欺心
媢內以傳會其事卒陷公者又見公爲太守時
得與都御史賦詩爲樂不似今日上下懸絶分
若君臣而公知弟之明教家之道俱可無愧於
古人焉公仕至大司寇橫涇先生官僉憲副
聞故老言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
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元節以春檠具殽核

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酧𨤲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沈石田有盒子會詞予二十年前常見金陵爲勝會者略有此風今舊院鞠爲茂草風流雲散菁華歇絕稍負色藝者皆爲武人挾之去此會不可復覩矣

虎林昭慶寺僧舍中有高則誠爲中郎傳奇時几案當按拍處痕深寸許則誠名明永嘉平陽人旅寓虎林之崇儒里博學洽聞仕元終福建

行省都事弟誠字則明亦有文名相傳高皇帝召明明以疾辭使者以明所爲中郎傳奇進上覽之曰五經四書譬諸五穀不可無此記乃珍羞之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余謂此亦後人傳會之語則誠之詞誠工使者恐終未敢以此等書上進也予又見續文獻通考以琵琶記水滸傳列之經籍誌中雖稗官小說古人不廢然羅列不倫何以垂遠

倪文正言梁鳴臯公五歲在父抱中輒請得郎

日就師學父詰之云今破日不佳耳公曰汝不
吾愚豈不佳父大驚異每語人吾斯知項槖黃
童非俊物也

吾邑王公半菴名惟儉字損仲官至工部侍郎
性敏慧嗜學好收藏三代銅玉器常得漢玉觥
爲世所未有因以賓觥名齋日嘯咏其中公每
謂諸史中無如宋史煩猥欲刪潤之以成一代
之書書成將半而公謝世汴水奔騰並其未成
之本胥失之矣予生也晚未及見公僅得交令

嗣雁澤、後在吳門市上、得公詩文各一卷、予爲序而鐫之、以歸雁澤、公詩文皆不苟作、矜慎自娛、故所存不多、然亦無不足傳者、公起家山左濰邑令、予初謁選之前一日、夢公揖簾顧我、自言我同邑王半菴也、次日余適得濰令、公治濰多威惠、其去也、濰人德之、立祠祀公、予至邑之明日、卽往祀公、葢公蒞濰時、甫廿餘、邑中至今呼爲小王公云、雁澤名温叟、邑庠生、有品行、

商丘陳叟、名百萬、生長嘉隆間、一百九、齡曾登

賔筵無子有二女予友雲間周宿來茂源遥賡
丘作一百九齡陳叟歌贈之
楚有張君燧爲陳士業言廣南有韋土官自言
淮陰後當鐘室難作淮陰客某匿其三歲兒知
蕭相國素與侯厚善客徃見之微示侯無後意
相國仰天嘆曰嗟乎寃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
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
居矣急䠵南粤趙陀遂作書遣客匿兒於陀曰
此淮陰兒公善視之陀養以爲巳子而封之海

濵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壖間有鄧侯所遺之書尉陀所賜之詔勅之鼎器士業曰予常怪趙陀以魋結箕踞之君長而薄粵中無足與語遇陸生廼蹶然而起今以韋君之事觀之陀固人傑也哉獨惜淮陰之客存藐孤而卒不顯其姓名於天壤也悲夫

或有難士業者曰子記韋士官事奇矣奈與史抵牾何長樂鍾室之禍蕭相國實紿之司馬遷云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蓋實錄也何忍於其

身而遯稱寃於其客不亦謬乎曰唯唯否否何之紿淮陰也悉出呂后之謀何亦懼禍而迫于不得已耳呂后謀之而何不從高帝之疑當不在於請苑益田之日矣且召平不云乎上暴露於外而君居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封置衞徒以淮陰新反疑君心也夫益封置衞不以爲報功而以爲見疑乎亦知誅淮陰之事於相國無與矣自古功臣寃死者衆而淮陰爲最悔不用蒯通之計之一言淮陰心事昭然司馬遷

以反之一字加之非爲呂后諱爲高帝諱也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恩縣祁村陂中氷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峯巒秀拔谿壑廻環一磴委蛇相通觀者遠近裹糧至日千餘人禱祠焉遍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忽凍爲氷柱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入氷穴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此類

胡菊潭先生曰、蜀中新灘、巨石亘流、空舲越渡、昔有行僧、發弘願、欲槽石梁以通利涉、江神夜告之曰此天所以養斯地窮黎也、如公約、民不聊生矣、遂已之、蓋放舟剝運、皆貸力於土人、

朱竹、墨菊、余初亦但求之楮穎間、後親見朱竹於延平山中、數頃琅玕。丹如火齊。又類輿中載漢時永壽里出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爲書、乃知世原有此。特未之見耳。各賦二詩紀之、高情直與晥楓隣、傞舞安知醉有辰、舊族傳爲絳

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瀟湘淚盡終餘血、淇澳花繁不是春、曾在龍門柯畔立、支離更見爨中身、一亂擀桃花映客酡、斜批鶴頂間青蘿、翻新競比紅兒曲、截管留吹赤帝歌、酒醞宜城光未定、冠裁薛縣色全訛、遙看岩下爛編處、或是秋深相葉多、右朱竹

寂影模糊陶令門、元霜冉冉借秋痕、雨中送酒衣偏白、霧裏看花眼倍昏、承壽寒、尋蒼玉亂、南陽晩映碧潭渾、就荒三徑歸來後、只覺長松獨自存、一把得寒英色未淪、夕餐

只認鞠通身籬邊月落情無奈霜裏燈搖影倍新不識黄金真燦艷獨憐青女自横陳瀟瀟夜重陽雨元對羲皇以上人　右墨菊

某吏部一夕爲小偷入宅宅內戶扃嚴甚無所得獨盜雞雙翼以去吏部故居城郭次早則縣典史至次知縣至次知府至問所失幾何願授簿追之吏部僞以金銀錦幣諸重器爲籍使追捕如法數月後獲他盜於境盜多重寶郡縣皆知其非吏部物也然陰迎合之召其家使識具

識爲巳物、沒入之。又有吏部某、忘其名、吏部始居城郭、以擇形勝山居、所居曠漠、一日午坐、盜僞爲其官來謁、吏部方出肅客、盜即持其手、紅巾露刃左右班聲如雷、盡空其所積以去、次日郡縣守巡各至、問所失、吏部曰、吾家無一物、獨去破氊具一床耳、然郡縣守巡畏其威、不敢不捕緝如法、旬月獲之、諸重器具在、盜亦自伏爲吏部物、召使識之、吏部竟以前辭拒不受、艾千子曰、夫識其所有。與識非其所有。人性之常也。

兩吏部一以名一以利至於冒其所非有而不敢居其所有哀哉

續文獻通考載羅貫中爲水滸傳三世子弟皆啞此書未大傷元氣尚受報如此今之爲種種宣淫導慾之書者更當何如可畏哉

水滸傳相傳爲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爲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遊覽誌又云此書出宋人筆近金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爲羅所續因極口詆羅復僞爲施序於前此書遂爲施

有矣予謂世安有爲此等書人當時敢露其姓
名者闕疑可也定爲耐菴作不知何據
古文人初持其一偏之說與人鑿鑿不相下殆
識益高心益下未有不翻然自悔者王司寇元
美其始與歸震川太僕論文頗有異同及歸自
留都從其家求畫像屬妻子柔書之曰千載惟
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又公素不喜
蘇氏文而公之季子時向子柔言公之歸也嘗
讀蘇應詔諸篇顧語之曰此乃可爲策耳吾晉

楚錄文豈能及之哉又傳公易簀時序頭尚有文忠集一帙又公常書陳白沙集後云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於法與體題之外者余少學古殊不相契晚節始自悔心偶然讀之或倦而躍然以醒不飲而陶然以醉不自知其所以也公又常題西涯樂府後云余向者於李賓之先生擬古樂府病其太涉議論過爾剪抑以為十不得一自今觀之奇旨創造名語疊出縱未可被之管絃自是天

地間一種文字若使但求諧於房中鐃吹之調取其字句斷爛者而模範之以爲樂府如是豈非西子之顰邯鄲之步哉余作藝苑卮言時年未四十方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爲定論至於戲學世說比擬形似既不切當又傷獧薄行世已久不能復祕姑隨事改正勿令多誤後人爾已錢牧齋宗伯曰嘉隆之際躋北地而擠長沙者元美爲之職志至謂長沙之啓何李猶陳涉之啓漢高及其晩年氣漸平志漸實

舊學銷亡霸氣才落自悔其少壯之談而悔其不能改作也於論西涯樂府三致意焉今之談藝者尊奉弇州卮言以為金科玉條引繩批根恐失尺寸豈知元美固晚而自悔以其言為土苴唾餘平津刻舟之人知劍去已久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合觀元美先生所言與牧齋先生所論後之人見地未明擇途未定者其持議何可不慎哉

空峒黃河水遶漢宮墻之什集中不載或以為

結有只今誰是郭汾陽句唐人事空同自以爲不讀唐以後書恐開後人門實故自遯之耳先輩矜名太過論多拘泥如此然今日隨手掇拾無事不可入詩者觀此亦當少知所戒矣

李子田曰金山志唐孫魴詩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僧過妨僧定濤驚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而李翺詩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倒影鐘磬隔囂塵過檻妨僧夢驚湍濺佛身誰言題詠

處流響更無人夫賜唐之名士不應登一名山至蹈襲同時之人如此或編書者誤耶○李習之不能詩集中僅二首亦不佳未嘗有此篇也決係編書者誤收

水土之氣上升爲天地有體而天無體譬如火焉烟在上灰在下也夫天元氣也皓然而已無他物焉見楊泉物理論此語最確然水土之氣上升爲天尚覺有滞滞在爲之一字當云水土之氣上升於天天方合皓然無體之理○

常山梁慎可維樞曰、薛公家相以尚氣忤中貴、殞其身、公沒、藉其家無數百金、產天下莫不悲之、公嘗言天下無事所重只一冢宰、有事只一大司馬、明朝兼長者、前馬鈞陽、後惟楊蒲州、

李國祥、字休徵、江西南昌人、張林宗先生之師也、幼而穎異、博學能文、由例監仕兗、以詩罷官貧不能歸、僑居夏鎮、日不能給、購其文者、或予數金、得即散之、所著有濡削選章、河工諸議、松門山房十部集、行於世、

一甲科問於蓮池曰世間何等人最作孽蓮池曰公等甲科七篇頭老先生爲最其人愕然曰自揣生平未必至此蓮池喝曰誰說你自做來諸凡倚勢作威者上帝降鑒悉坐公等於是縉紳之徒咨嗟太息不得其方明卿獨曰方寸不惡五官誰敢所患巳實惡而藉口親戚反開脫罪之門上帝深怒耳苟朝夕計過孳孳積德彼倚勢作威者明神有赫獨能逃乎

張菉居曰燕市有龍身方鱗鉤爪長六尺許頭

角悉具係宮中貢物按方鱗古未經見誌之備博物一班

予幼從家大人手錄詩藁中見牛左史周藩王宮辭五首詩雖不多然可代夢華錄數卷因爲梓傳當時但知左史爲武功人而不識其名後致牧齋先生載入列朝詩選中先生云左史名恒嘉靖乙未進士有才名常爲劉繪所推云左史原詩錄後春殿牙籤萬軸餘香勻風細綠窗虛侍兒臨罷誠齋帖函出先呈女較書一蕭蕭

修竹映池寒分汲銀瓶灌牡丹報道花朝開內宴競持金剪遶朱欄二夜來行樂鳫池頭侍女分行秉燭遊唱徹𢙣王新樂府不知明月下樊樓三叢生桂樹後山幽花石猶傳後代留宮媼引來巖際望蔡河春浪拍天浮四吹臺南下令婆墳憶昔從王掌祕文今日綺羅何處是野花啼鳥自紛紛五

寫小照者推閩人曾波臣鯨波臣以秣陵爲家然余未及見其人近則推莆田郭無疆鞏虎林

謝文侯彬兩生筆致秀婉無作家氣不獨曲肖神情已也記金陵人言戴文進永樂間初至金陵僕被為負者挈去文進借酒家筆圖其貌示衆役夫咸曰某也往迹之得不失吳小仙春日同人遊杏花村酒渴從老嫗索茗明年復過之老嫗已謝世小仙援筆追寫其像其子見之大慟不已乞而藏之家又傳小仙㓜時戲為蒙師之婦寫照師怒詈之後婦亡累摹弗肖竟用小仙之筆以祀近吾友陳章侯偶倣淵明圖為予

寫照見者以爲郭謝兩生不能及三公皆不以寫照名而落筆輒奇妙若此至人信不可測

永州知州某有母年八十餘度不得見其子而死剪髮一縷寄之而某居州如故唐公有懷時爲守聞而惡之力請黜免上官曰是素無大過公曰一縷髮足矣過有大於是者乎李黜之有懷爲荊川公尊人

楊升菴常誤解春雨學士書爲鎭宅之符近日國家競目吳小仙張平山爲外道蕭伯玉常言

其家正圖先生傳是春雨楷書精妙絕倫與其
先長史公書雖復奇逸亦不失程度而余在南
都從顧東橋先生從孫友生家見小仙爲東橋
先生所作山水細潤絕倫家大人所藏平山韓
熙載夜燕圖通幅皆有夜氣細秀無點塵俗皆
不類尋常所見乃知世人妄詆前人書畫皆未
見眞本耳持論不可不愼
小品中載有薦藝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
貴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瀕行其人曰辱公

愛有小技願獻於公乃索素紙爲圖棊盤信手界畫無毫髮謬顯貴驚嘆○正統間周伯器年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爲範毫髮不爽○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林待詔同人聞其名心未之服咸求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其一紙縱横各作十九畫成一棊局其一作十圓圏成一射帖其筆之麤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嘆服再拜而去○古今絶技亦有相同者如此

荊南居客麻城忠淳聞有一鸚鵡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自後不復聲麻縱之徑赴僧側啾啁致謝僧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示僧令誦佛經八年僧至桃源一小兒來謝曰吾麻氏鸚鵡也荷方便今在蕭家作男子矣驗之脇下尚有翅毛○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昆季宦者以一贈陳子右嗣韓子人穀亦得其一陳韓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

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鸜鵒死陳子痛之甚旣除地以瘞之又語人穀賦詩弔之詩成人穀持告其家雛輒騰躑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斃去二子廣乞名詞爲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因彙爲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爲之序序亦悽惻肆動物固多情如此又吾梁山貨店市肆養鸜鵒甚慧東關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擕二鳥相較鸜鵒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

料哥再挑與言不荅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黠勝我開口便爲所竊矣臬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賈人籠之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留之五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頭氣盡萬曆年間事也余同書中記古鸚鵡夢二則已爲奇絕鸚鵡能詩尤所未聞詩選入列朝詩集中尤奇然每以語人人多不信後閱逸史唐武后蓄一鸚鵡名

雪衣能通心經后貯以金絲籠一日戲曰能作偈求解脫當放出籠雪衣若喜躍狀須臾朗吟曰憔悴秋翎似禿衿別來隴樹歲時深開籠若放雪衣鳥常念南無觀世音后喜即爲啓籠居數日立化於玉毬絍上后悲慟以紫檀作棺瘞於後苑鸚鵡作偈頓證正果尤異矣

元人作劇專尚規格長短旣有定數牌名亦有次第今人任意增加前後互換多則連篇少惟數闋古法蕩然矣惟予門人邗江王漢恭名光

魯所作想當然猶有元人體裁其曲分視之則小令合視之則大套插入賓白則成劇離賓白亦成雅曲不似今人全賴賓白爲敷演也又常見檇李李君實所爲禮白岳記分視之各爲一則合視之共爲一記而詩即連綴於中分視之則詩合視之詩亦記也詩文照映使山水神情無所遁避其間眞是合作今人爲遊記者意在謀篇終難逐境章法固自貫串境地終未分明且記自記詩自詩使讀者因記以憶詩持詩以

尋記筆墨間隱衬情不屬不數行欠伸欲睡矣

故予以爲王生之劇李公之記皆可爲今人法也想當然托盧犬櫰之名以行實出漢恭手

相傳黃山畢公服溫肭臍初頗有驗久之得沙淋疾沙皆作犬形頭尾畧具又傳潤州某公補劑中多用敗龜板垂十年頗健晚患蠱脹乃謁白飛霞飛霞胗視良久曰此瘕也公豈餌龜板藥耶令滿腹皆龜吾藥能逐之其骨節腠理者非吾藥所能也乃與赤丸數粒服之下龜如菽

大者升餘、得稍寬、不數月、欻易簀時、驗小遺、悉有細蟲、髣髴龜形、物得氣而傳如此、可畏哉、

閩中才雋輩出、穎異之士頗多、能詩者十得六七、壺蘭以下、間有拘字、會城以上、則居然正音、彬彬風雅、亦云盛矣、第晉安一派、流傳未已、守林儀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條、凜不敢犯、動爲七律、如出一手、近頗有尤異之士、逸出其間者、然終不勝慎守故調者之多、

八閩士人、咸能作小楷、而會城人尤工、此兩浙三吳所未有、

勿論江以北也、第舍古法不遵、而專學林處士、龐處士。處士正書倣歐率更、而間以黃庭之意行之、處士意在以勁婉驛騎兩家、而學者專尚其斌媚、千腕一律、數見不鮮、並處士亦爲人口實矣、凡此皆予閩中憾事、至於蘭過嶺始芬、書十年即腐、此則天制之、非人力所能爲也、

元武伯英咏燭剪一聯云、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後人艷稱之、李君實以爲上句無味、改爲吐殘月魄蟇頤動、蹴落花鬚燕尾香、

後又改云朱櫻顆拆金蟲墮絳樹花殘玉燕斜自云縟麗予謂藁顧二字不雅玉燕斜終不如燕尾之恰武之上句咏燭下句咏剪不必字字燭剪始爲工也

李君實常言精墨乃松液所成又經化煉輕升滓濁盡去如膏如露濡毫之餘閒用吮吸靈奇之氣透入竅穴久久自然變易骨節澄鍊神明謂之墨仙非虛語也世謂躭書画者必壽此理也耶予戲謂鞠通嗜墨屑遂能妙合琴理愈人

聾瞶此必服食之一種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皆好啜墨水不徒作韻正欲得仙北齊策秀才下者飲墨水一升非徒罰其濫劣正欲藉此妙藥豁其靈心耳

李贄皇與白傳不協終身不肯見其詞翰恐一見便爲回心宋延清乞其甥劉希夷花落花開之句許而不與怒以土囊壓殺之今人讀詩文者痛癢了無覺觸求其能以土囊壓人乞取佳句者正不易得况啓爸回心者乎

蕭伯玉云馬季房詩黃茆白霧三千嶂瘦馬單衫十八盤秣陵舊院繡幕鶯花三月雨畫梁燕語六朝春故自佳

陳士業曰唐人之文散亡而不傳者甚多其不足傳者無論乃若卓然見於韓柳文集如退之所稱之侯喜子厚所稱之吳武陵一以爲其文甚古一以爲可追西漢兩君著作必有大過於人者今其集俱無存矣歐陽公藝文志載有吳武陵詩一卷而他氏之目則俱無之若侯喜所

作則雖歐志亦已不覩其名獨其載於英華文粹者僅僅未絕耳二人見推於韓柳之文彰明較著如是而其集俱不免于散亾其他泯沒者又何可勝道宋之古文始于穆伯長伯長矯楊劉駢麗之習力以韓柳爲宗其後遂有蘇子美輩典雅之文出焉而尹師魯歐陽永叔翕然一變於古則皆伯長所開也然伯長不特長於古文先天之圖秦漢以來秦儀之祕也而康節得自伯長太極之圖周孔未盡之蘊也而茂叔亦

得自伯長是宋之文統與道統皆自伯長倡之伯長之文必非無關係之作今其集亦竟未見于世馬端臨通考有穆修集三卷而近日焦弱侯太史亦列其目於經籍志與端臨卷數正合則其集固未常亡特未見有好事者爲之流布耳嗟乎古文之存於今日鮮矣藏書之家祕之而不以示人剞劂之家求之而不可遽得兩者不相爲謀則是古文終無流布之日可嘆也

徐世溥曰詩文之傳有幸有不幸焉幸而出於

童子則傳者什九幸而出於婦人女子則一脫口篾不傳矣今婦人之能詩蓋鮮矣以其爲婦人也故人不求備不大望焉於是或並其陋者載之古者太史採詩以觀民風自羈旅窮士匹婦兒童之歌謠莫不採之以今揆之必其出於男子者十八九而婦人之詩一二也孔子刪詩定國風婦人之詩乃十居六七豈當世婦人多能詩而男子不嫺歟抑豈以女子故重之以男子而略之歟後世太史採詩之職廢而民間女

未聞有詩者自非托於貴族書於驛拾於道矣身於倡家而贈送遠人徼是四者雖有谷風之怨死蘼之貞無由得傳故後世有貴姬與賤倡之詩而無士庶妻妾之詩斯所由古者多而今也少乎

宛丘王氏十五歸予即能詩如溪上云小雨匀溪穀鬧花落釣絲題顧綉大士像云月融全昧指煙動强名絲咏侍兒纖指云别花春影厭浣硯墨痕纖夜坐云秋心增半夜雨氣滿孤燈小

女牽衣問大母平安云牽衣憐弱女學語問高堂貝葉菴春日云承花間布席拜月自開簾閒聲云薄命憐蟲臂全家在虎牙避暑橋下云半榻閒隨高樹葉一林獨聽晚蟬聲圍城云已分殘軀同鼠雀敢言大樹撼蚍蜉哭父云脉望生前寧作蠹蒼松化後不爲樗戲題三姊畫爾勤像云強顏一笑全無着靚面時逢號未來七夕云一夕綿綿億萬年猶勝人間白頭死皆有思致詩二百餘首小詞數十首余欲傳之輒欲自

焚曰、吾懼他日列狡獪瞿曇後、穢跡女士中也、葢自來刻詩者、方外之後、緊接名媛、而貞婦烈女、大家世族之詩、類與青樓泥淖竝列、姬每言之、輒以為恨、予嘉其志、書而藏之、不敢付梓、並其名字亦不忍露也、

楊穀茂才、上元、尹以苦役役其父兄、穀徑訴之、尹以其高年易之、試以詩、穀援筆成草中射虎心空在天上屠龍事已非之句、尹改容謝之、

吳擴字子充、崑山人、移家秦淮崔駙馬山池一

詩云平陽池館接青霄閬苑瀛洲路不遥帝女巧將霞製錦仙人常以鵲爲橋樓前疊石雲生座洞裏探梅雪滿條詞客慣來陪賞洽月明酣聽鳳皇簫李于麟選入詩删子充郎元日賦詩懷介溪閣老者

盛仲交游祈澤寺從佛龕中得弊紙書一律云研池滿座落花香墨透纖毫染漢章靜臥衲衣雲似水高懸紙帳月如霜棲浮野渡魚龍遠錫振空山虎豹藏幸對爐烟坐終日煑茶清話得

徜徉友人褚偵呈雪庭法師座前清覽、洪武辛亥暮春書清隱小軒、周吉父云、偵字本中、不知是金陵何許人也。

馬融圍棊賦、橫行陣亂、敵心駭遑、迫兼其雜、頗棄其裝、按雜、音義與岳同、棊心及四角各據中一子、謂之五岳、言不可移動也、即今所謂勢子、但今黑白子各二、分據四隅耳、中一子應黑應白、必又有法、古今道數亦自不同、近余集生中丞、創為圓棊盤、然其法與方棊盤亦無大異、

圓觀李源歌三生石上竹枝詞者甘澤謠稱僧
傳皆作圓觀蘇長公作圓澤

今人演武三思素娥雜劇鄙俚荒唐見之令人
噴飯然實本於唐祠部郎中袁郊所作甘澤謠
或曰甘澤謠別自有書今楊夢羽所傳皆從他
書鈔撮而成僞本也或曰夢羽本未出時已有
抄太平廣記中二十餘條爲甘澤謠以行者則
夢羽本又贋書中之重儓矣

江淮謂群鶴旋飛爲鶴井見酉陽雜俎近聞人

口鸛巢中銜土爲官舍水貯之以飲雛名鸛井

甘蕉聞雷而長孔雀聞雷而孕

龕腸屬於頭故倒懸之則頭垂於地

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鶴左右脚裏第一指曰兵爪俱見酉陽雜俎

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生難產也不言其詳宋朱申注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方知

之以其寤寐而生故武姜驚也焦弱侯筆乘載吳元滿說據文理寤當作逜音同而字訛逜者逆也凡婦人產子首先出者爲順足先出者爲逆莊公蓋逆生所以驚姜氏予以臆論之今北方難產者落地無聲若熟寐然以火氣薰接其臍或從旁擊鏡以引其聲始能寤謂之草寐十只有一二生全頗使人驚寤字原不訛傳言莊公寤生不言武姜寤生也如魯齋注則當云武姜寤生矣魯齋注固可笑硬改逜字亦屬牽強。

不如杜注難產所包者廣也。水經注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得棄卵、銜以歸、獨母以爲異、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爲名、按偃、卽寤生意、

廣韻藻載鶴頭書古用以招隱士、按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漢謂之尺一簡、後人因唐詩有鶴書猶未至、那出白雲來、遂謂古用以招隱士、若其餘詔板、皆不用此體、又若獨創此體以招隱士者、泥矣、

盧奐累任大郡或有無良惡跡之人必行嚴斷
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門首再犯處於極
刑民間畏懼絶無犯法者故民間呼其石爲記
惡碑右見天寶遺事〇即今州縣送惡人牌懸
門之始。

金日磾母死詔圖画甘泉宮婦人圖形僅見此
呼延贊有膽勇鷙悍輕率常言願死於敵徧文
其體爲赤心殺賊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
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盡

冬以水沃孩㓜㚷其長能寒勁健其子常病贊

刲股爲羹療之見宋史刲股療兒𨖲大罕事

身爲犧牲禱於洪水洪水無知沒而後已民思

其仁立廟以祀嗚呼哀哉不書於史右五代晉

趙元佐羊使君廟贊〇廟何地羊何名惜乎不

傳

俗尚九月九日謂爲上九茱萸至此日氣烈熟

色赤可折其房以挿頭云辟惡氣禦冬右見風

土記〇上九字自無人用

婆利國拏人善投輪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右見南北史○此亦軍中提利之器投法亦不難講

南北史耿詢作馬上刻漏古稱其妙○馬上刻漏大是軍中所需今失其傳矣

高彪校書東觀後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祖送於上東門詔京觀畫彪以勸學者右見東漢書○圖形東觀文士雲臺

唐劉元濟遷著作佐郎自曾哀公十三世接戰

國爲魯後春秋○春秋卽難嗣響此書正恨失傳哀後後十三世採摭何由頓富

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爲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海南乃爲三象樂右見文選西征賦注○周公南征見此

嘗於友人案頭見易解是近賢所著忘其名中有一說謂坎離由乾坤再索而得雖爲中男中女而實則嫡男嫡女也此義甚妙葢畫卦者自下而上必以中爲尊位故雖震之長男巽之長

女不得與坎離爭重即以五行之理考之五行雖均爲天地之用而不若水火之尤全所以震巽皆處於木位而坎離遂當以水火彼先天乾南坤北之位後天直以坎離居之亦以坎離盡乾坤之用也此與帝王傳位於嫡何異或曰伏羲畫卦之時未必即有嫡庶嫡庶之分亦未必如此嚴也不知上世即無嫡庶而嫡庶之理自備猶上世一切制作未具而後世宮室杵臼官名物數一一見之星象者當輕清上浮之始必

已先示之矣

天地止有水火二物木則火之始金則水之始也而水火又止一物葢一物之呼而必吸開而必闔也而其呼吸開闔之轉關處則土也大熱之後轉而大寒非得土以滋息不能爲此過接而土實非外借又即大熱之盡頭不繼處自然有此休息耳今思人身惟心腎二物相爲消息而肝木則引腎以上滋心火如膏火之間有燈心傳送故曰肝者幹也猶本之有幹也肺金則

抑心火以下棲腎水故肺主斂氣氣者火之上昇也然自水而上達於木火其勢順而易自火而曲入於金水其勢逆而難逆而難者非更侍以土不爲功故肺金雖制心火亦必心思稍就閒逸合土之靜重而後能斂其浮散之氣也

離爲火火陽精也宜卦屬陽而反中虛爲陰坎爲水水陰精也宜卦屬陰而反中滿爲陽以知坎離葢陰陽交嬗也今觀水氣淸冷而滋木出火豈非坎中之陽火氣炎烈而伏金生水豈非

離中之陰然水竟能滋木而火必藉土伏金則
又順逆之說也雖然土不獨功火而亦功水益
土性中和火熱則滋其潤而伏金水寒則資其
温而滋木故土雖居中央而實旺四季即木之
舒而爲火金之斂而爲水何莫非滋於土也獨
位於中央者從其至重者言之也若後天之易
離火之後繼以坤土坎水之後亦繼以艮土又
舉其并重於水火者言之也
旣濟未濟以坎離合而成卦然坎上離下爲旣

濟而中互未濟離上坎下爲未濟而中互既濟
益火上水下不能有生物之功矣而中接以未
則水將上行而火亦下降水上火下可以有成
物之用矣而非中隔以金則火將上行而水亦
下注是既濟之可不至於未濟而未濟之終可
以爲既濟者金木之爲用亦不小也
揲蓍之法爲聖人神道設教而作而世人守之
若眞有鬼神屑屑焉告之以某卦某爻者聖人
亦樂得其意用之實非如此也何也易之全理

一卦一爻當時聖人原就其時之消息位之當否而推其理之所必至遂有吉凶悔吝之占耳而况由一卦一爻而極其變又有不可窮盡者乎故人之應事任舉一卦一爻無不可懸斷其休咎決然不爽者如乾之初九象爲潛龍占爲勿用使欲爭訟時筮得此爻雖復情眞理直或所處卑弱難以見伸亦且暫止無爲輕動也儻自反果無怨枉而勢又可前則龍既非潛何爲勿用如此方爲善體潛龍勿用義以此推之郎

此一爻斷盡天下無窮事類君子居安樂玩正是此理但愚人難曉易生怠玩非藉神道不足以起其敬信故聖人設爲揲蓍之法若有鬼神告之者使人鼓舞不倦耳究竟揲蓍之時雖值某卦某爻亦必筮人爲庸衆解譬但得深明易理通其變例者而與之言則抱蓍問易之時固不異君子居安變玩時也

儒者之論一切休咎徵應斷之以理而讖緯術數之學不之取焉然世傳郭景純管公明諸人

應驗之法有非理可格者今時習見六壬諸書所載有一物名一瑣事無不可以術數推測而合亦往往有驗者此何理也其數以任舉一物或即其所值之時因以起例夫任舉一物一時而合必其再易一物一時而無不合者將天地之大運會之遠皆於偶然一問相爲觸發豈能盡諧若謂所值之一物一時必非偶然豈眞有使之而然者而鬼神於其所問之事物一一預爲之安排造作使其定舉是物值是時又爲之

啓其靈心引發見地俾必出於此此而後能驗焉

不亦勞而難給乎此眞有不可解者不得已以

天機二字糢糊過去天機是何等來歷也請與

天下人細勘此天機焉

京氏易六十四卦次序今日占家所祖雖未必

合乎伏羲文王之指而亦自有其理葢易以變

爲用者也故首之以八卦其下第二卦第一爻

變第三卦第二爻同變第四卦第三爻同變第

五卦第四爻同變第六卦第五爻同變至於五

爻變而止矣不可以更進於是乎退而化焉化即於五爻則復爲第五卦矣故隔一爻而後化以其隔一爻也而謂之遊竟第七卦承上卦而化其第四爻者也第八卦則舉下卦之全體合同而化以其下體之復於本卦也而謂之歸竟總而言之到底不變者上爻也一變而已者五爻也一變再化者下四爻是也蓋亦莫非天地自然之數也

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之義也

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是也今卽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條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古變者其當也古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繫之九六如近日占家之有重交單折不可以定名也舉重交以包單折此臨文之不

得不然讀者固不可以執一也〇國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註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又董因對公曰臣筮之得泰之八註乾下坤上泰陰爻不動其數皆八

天陽積氣也包乎地外地陰積形也浮于天中故人身衛氣在皮榮氣在肉肺腎統氣居心脾用之外心脾肝統血居肺腎之中日之自睛居

外黑睛居中血陰而氣陽陽外而陰內也
人身全體象大極負陽抱陰象兩儀頭身足象
三才心肝脾肺腎象五行肺心居上脾居中肝
腎居下其序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
艮七坤八之位次象八卦八卦土居後五藏土
居中居中以統四猶居後以統前也居上爲陽
分則尊尊者逸居下爲陰分則卑卑者勞居中
則亦尊亦卑亦逸亦勞是以肺居上而不用心
爲君主無時不用而實不自用脾司意想用司

謀慮腎司技巧三者則無時而不用有君臣之義焉心肺陽陽主施肝腎陰陰主受脾統陰統陽不施不受故肝受肺夫之氣以有膽膽代肺金以司斷是以決斷則用膽腎受心君之氣以有命門命門代心火以司動是以攝吸呼召則用命門有夫妻父子之情焉又肝爲陰之陽故肝膽分而其體猶合腎爲陰之陰故左水右火判而體爲二心肺脾則一而不分是又陰陽奇偶之別歟

鼻者肺竅也而知心之臭舌者心竅也而知脾之味耳者腎竅也而知肺之聲目自知肝色脾苦無知焉其理安在難經謂辛金生子故聲人腎竅下火生酉故臭入肺竅信如此言則乙木生午舌當辨色癸水生卯目當出液今推之于舌于目則不然非的論也愚謂五藏相連近者受氣肺近心故鼻知臭心近脾故舌知味脾居中統四不局一行近肝而剋于肝剋者不受還色于肝故目知色腎下極則反上上通於肺故

耳知聲腎液無所受附齒寄脾故出口也蠡海錄謂陽金死子而陰金生故耳知聲陽火死酉而陰火生故鼻知臭于舌知味處不能通亦非的論云

蘇長公譏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見極中其膏肓而重入者至謂其以太元擬易以法言擬論語有僭經之罪亦不足以服其心夫聖人之言偶成一體垂之後世何妨爲誦法者所效倣左傳本之尚書四言本之三百後人之

文因前人規模者何限若夫辭有繁簡製有多岐則踵事而漸增者耳卽如尊經翼聖莫如朱紫陽而綱目一書全擬春秋且以託始威烈爲直接麟經之嫡統者又何以解乎故曰不足以服其心也若以規規摹襲畧無生韻閒後世擬託之濫觴爲子雲嘲笑則可耳罪之僭經知平反蓺茹者當必爲之未減矣彼易林亦屬擬易而文辭奧異爲後世所推重亦未聞其以僭經罪也○蘇明允作春秋論謂孔子以天子之權

予魯未嘗自作而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史臣之體宜爾至末則曰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謂其賞人功赦人罪去人族絕人國而貶人爵皆天子之權而非他經可比也況進退天子之爵號乎以此言之則紫陽僭經之罪似浮于子雲此語未是

予嘗自坐一室見几上銅爐僅有火未嘗爇香而霏霏若有烟氣微香時來撲鼻因細察之蓋爐之有覆蓋者蓋上鑿花使其玲瓏空洞烟從

隙中出歲久烟多熏積葢上可錢大餘一片色如漆面下者潤類脂有光以火著灰中炎蒸黑脂處如爇香者然但較香篆稍微細氤氳之間清靄髣髴睇目良久𡟱如輕綃追而覗之葢無有也香氣擬沈水初爇未火時異馥芬然有踰郁烈葢黑脂處皆香之精液所凝結故特爲妙異如此因悟香臭之達于鼻雖本無形皆有若可見者冉冉而至以其氣分清虛運之速而人不目覩耳

昔人云唐人詩有八百家宋洪景盧集萬首唐絕僅見五百家若今日流傳于世者不过二百家耳虞山先生嘗爲予言丙戌年在都門于灰燼中檢出宋刻唐詩數冊乃宋人趙氏所彙集分門别類無體不備自序言其家藏唐人詩集千家彚成此書計全書可五百餘册虞山所得不過天文等一二類中多未見詩如薛濤世但傳其絕句耳此中載濤律詩甚多他可類推其書是明仁宗東宫所閱上有監國之寶後先生

絳雲樓災并此數冊亦不可得見矣世上奇書秘籍所不傳者何限而腐爛之文集無稽之紀錄濫惡之時文鄙俚之詞曲反有傳者亦可慨也

近人著述凡博古賞鑒飲食器具之類皆有成書獨無言及營造者宋人李誠之有營造法式卌卷皆徽廟宮寢製度如艮岳華陽諸宮法式也聞海虞毛子晉家有此書凡六冊式皆有圖款識高妙界畫精工竟有劉松年等筆法字畫

亦得歐虞之體紙板黑白之分明曰世所不能
及子晉翻刻宋人秘本甚多惜不使此書一流
布

樊宗師文詰屈聱牙志今所駭今世僅傳其越
王樓序絳守居園池記一二篇而已韓退之為
其墓誌稱其有文三百餘卷生平之著述亦多
矣乃卒不傳句曲張菊人大令嘗于河北逆旅
人家敗簏中見有樊宗師文一冊是寫本蟲穿
蟻蝕半皆朽蠹以意繹之大抵皆序記類語也

詩文必平暢典則始可傳遠如棻之作其不傳
也宜哉
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
亭亭桀竪競勢爭高遠望篸篸若攢圖之託霄
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崖之中多石室
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
之積書巖巖內時見神人往還蓋鴻衣羽裳之
士練精餌食之夫耳 水經注 虞山先生有津逮
軒毛子晉津逮秘書皆本此也



